

土地 第一部

麦绿百泉沟

范力国著

大篇小说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 土地

第一部

## 春绿百泉沟

范力国◎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地/范力国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555-0031-5

I. ①土…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8648号

## 土 地

---

作 者 范力国  
责任编辑 云高娃  
封面设计 阿 荣  
版式设计 韩 芳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电话 0471—2236466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200千  
印 张 86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 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031-5  
总 定 价 105.00元  
本册定价 3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第一 章 .....	1
第二 章 .....	29
第三 章 .....	53
第四 章 .....	78
第五 章 .....	101
第六 章 .....	120
第七 章 .....	138
第八 章 .....	156
第九 章 .....	172
第十 章 .....	187
第十一章 .....	204
第十二章 .....	219
第十三章 .....	239
第十四章 .....	255



第十五章	.....	275
第十六章	.....	296
第十七章	.....	309
第十八章	.....	327
第十九章	.....	343
第二十章	.....	357
第二十一章	.....	375
第二十二章	.....	393
第二十三章	.....	407
第二十四章	.....	430
第二十五章	.....	450
第二十六章	.....	466
第二十七章	.....	484
第二十八章	.....	498

## 第一章

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蒙汉杂居，有着沙丘和平原相间的地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流淌在这起伏的沙丘与平原之中。小河的源头是个小泡子，泉水翻涌而出，形成了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弯弯曲曲流向远方。小河的两岸是万亩平原，平原的周围是连绵起伏的沙丘。沙坨边上有几个小村落，就近的村子由此河得名，叫百泉沟。

走近小村子，就看见错落有致的房屋。有高大明亮的砖瓦房，铁栅大门内停放着拖拉机、摩托车。房顶上架着的太阳能热水器，在阳光下反射出各种颜色。也有砖墙土顶的平房大院，铁栅门不是那么阔气，两侧是牛马棚圈。院内停放着卸了套的胶轮大车或四轮拖拉机。村子里更多的是老式土房，院墙也是土打的，但用泥抹得十分光滑。有铁栅门，也有木栅大门。院内停放着胶轮车或是毛驴车。一般都盖有西厢房，多为驴、马、牛的棚舍，院子里到处都是鸡、鸭、鹅。街道上有人在走动。乡间路上有小四轮在送粪。小河边上有许多的鸭鹅在戏水。这是一个蒙古族和汉族杂居的村落，村里不时传出犬吠声，一幅北方农村早春的景色。

百泉沟村子西头有一棵大柳树，人们把它视为神树。离大柳树不远的圪子坡上，有几个很显眼的坟墓，人们都叫它八路坟。一条宽阔的油漆路就从大柳树的前面通过，路旁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桥，到村里来的汽车都在这儿停靠，这里就成了人们等车的地方。

托娅站在大柳树下专注地看着从太平川乡方向来的汽车，一双长而细的眉毛下，美丽明亮的大眼睛像一泓湖水，平静而深邃。马尾式头发上带着银



# 土地

制头饰，额前随风飘动的刘海，使她俊美的脸庞更加白皙。粉绿色的蒙古长袍，浅咖啡色的裤子。在颈上白纱巾的衬托下，胸、颈和双肩呈现出匀称和美丽的曲线，像画家笔下的速写。

她在等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大学毕业后又在双青县糖厂工作的李强。因为他俩是在一天出生，从小就青梅竹马，李强总到托娅爷爷双合尔的家里玩。从小双合尔就把李强当孙子看，也没少给托娅和李强过生日。今天双合尔知道李强要到百泉沟来落实种植甜菜的事情，又赶上是李强和托娅的生日，所以准备好了酒菜，就让托娅到村头迎接李强。

不见李强的车来，托娅哼起了歌曲《达那巴拉》。她一边唱一边拿起一个小土块，向正在小河里嬉戏的鸭鹅扔去，几只鹅吓得往前跑了，两只鸭子在互相嬉戏，理都不理托娅。托娅唱着歌，蹲下来看着那两只嬉戏的鸭子，眼前浮现出童年时她和李强一起抓鱼的情景……

“快点，往前跑了，在那个草根里。咋那么笨呢！你上来我下去。”托娅一边把裤脚往上挽，一边把装着几个小鱼的小筐放在岸边。

李强又没有捉住小鱼，不服气地往前摸。托娅也下到河里来抓那只小鲫鱼，两个人一起在河里摸来摸去。托娅感觉抓住了鱼，两只手用力一抓，低头一看原来是李强的手，两人大笑起来。

李强指着托娅说：“你把我这条大鱼抓住了，看你怎么吃。”

托娅没有抓住鱼有点不好意思，说：“把你炖茄子，看你的肉好不好吃。”

汽车的喇叭声打断了托娅的回忆。李强坐着拉甜菜种子和化肥的货车，停在了托娅的旁边。

身材魁梧，穿着一身工作服，留着自由头的李强，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睛疑惑地看着前面的托娅，常挂着微笑的瓜子脸变得严肃起来。他打开车门下车，慢慢地走到托娅跟前，又回头看看，不解地问：“今天是什么日子，穿得这么漂亮？你在这儿干什么？”

托娅很美地笑了，弯弯的眉眼和洁白的牙齿很迷人，冲着李强说：“等你呢，我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怎么才来呀！爷爷说你九点就能到村里，叫我来这等你，你看这都快十二点了。”

“怎么，爷爷有事找我？”李强有些不明白。李强严肃的脸上透着英

气。

“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呀，还问我？”托娅有点不高兴了。

李强挠挠头，看着托娅，嘴里叨念着：“今天是四月十日。什么日子呢？”

“想不起来就算了，我回去了，这么没有记性！”托娅假装要走。

“唉呀，是咱俩的生日，看我忙得什么都忘记了。那好，你快上车吧！”李强敲打着自己的头，满脸带笑地看着托娅。

小河里有鱼打水的声音，托娅回头一看原来是一条大鲤鱼。

托娅急切地说：“强哥！鱼！大鱼！快点下去抓呀！”

说着她跑过去，想挽起裤子要下水，李强来得快，鞋一脱，挽起裤子就下去了，把已经浅住的鲤鱼捉住扔上岸。

李强说：“你别下来了，把它放在塑料袋子里，我再看看还有没有了。”

果然又有一条在深一点的水坑里，李强把它困在浅滩上，然后捉住扔上岸，托娅赶忙把它装起来。

李强往上挽了挽裤子，看看已经湿了的上衣说：“反正也湿了，我再往前看看还有没有了。”

李强在河里顶着水往前走，托娅在岸上跟着。这时穿着蓝色警服的留留过来了，一看李强在抓鱼，大声喊：“谁……谁抓鱼呢！你……你们没看见这个大牌子吗？”

李强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大牌子上写着：严禁捕鱼，违者罚款。落款是太平川乡红旗水库，白底红色大字。回过头来看留留，留留正眯着小眼睛，两手叉着腰，得意地看着托娅手里的鱼，围着托娅转圈走。

李强从河里走上岸，来到留留的跟前，看着又黑又小，一双小眼睛，脸上长着雀斑的留留问：“这水库外面是谁的地方啊，也归红旗水库管吗？”

留留理直气壮地说：“有鱼就……就是红旗水库里的，别……别的道理不用你讲。两……两条鱼罚款一百元，掏……掏钱，鱼……没收。”说着就来抢托娅手里的鱼。李强一把抓住留留的手，紧紧一握，把留留痛得直喊叫：“唉呀！唉呀！我……我的手呀，快松开，有……有话好说。”

“留留你干啥呢！上这装人来了，这水库外面是你家的呀？”李长玺从



# 土地

大柳树后面走来，肩上扛着一把铁锹，一脸的怒气。留留从小就怕李长玺，一看李长玺吓得蹲在了地上，李强放开了他。李长玺生气地对留留说：“水库下游的鱼也是你们的呀？你们的鱼有记号吗？”

留留用左手揉着右手说：“下游是……是广原市，在咱们这个乡的范围那就……就得算是红旗水库的鱼。咱们这是孙……孙家村朗家店，抓鱼的事得……得朗总说了算。我今个是临时替朗总看水库。行，咱……咱们都当村住着，我就当啥也……也没看见！俗……俗话说得好，你是瓜，我是蔓，见一面分一半。把……把那条大……大的给我当个下酒菜。”

李长玺说：“你小子包子不是包子，馅饼不是馅饼，欠拍呀！”

李强看留留一副可怜相，拿过一条小鲤鱼给他，又用手指着村委会前学校内随风飘扬的红旗说：“你看看那是啥，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的土地，别跟个狗腿子似的。”

留留拿上鱼点头哈腰地说：“谢了，这事我保证不和朗鑫说，咱……咱们都有好处。嘻嘻！”

留留走了，托娅脸色很难看，刚才那高兴劲儿没了。

李强笑了，看着托娅说：“撅啥嘴呀！犯不上跟这号人生气！瞧，甜菜的种子化肥都拉来回了。”

托娅转怒为喜，说：“嗬，满满的一大车呀！身上一分钱没有，就把种子、化肥都赊来了。昨天我还以为你是吹牛呢！”

司机说：“姑娘，我们李工可不是一般战士，别说是一卡车，就是一火车，陆总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托娅说：“你们李工？”

司机很认真地说：“是啊，告诉你个绝对可靠的消息吧，用不了多久，你哥就荣升基地经理助理了。”

李长玺说：“嗯，还是双合尔爷爷说得对呀，是骏马就得飞向草原，是雄鹰总会飞上蓝天。”

托娅不高兴地说：“飞！飞！飞得越高越好！有能耐让他飞到联合国当秘书长去！”

司机不解地说：“这……”

李长玺挤眉弄眼地和司机打手势，二人同时大笑。

李长玺笑着说：“托娅妹子，看来你是舍不得让李强走啊！”

托娅觉得有些失态，说：“那当然……当然不是了。哼，也只有你们才拿他当个宝，我才不稀罕呢！长玺哥，这条鱼你拿去，当下酒菜。”

李长玺：“那可不行，生日宴会上哪能没有鱼呢！有鱼有水，两全其美嘛。哈哈……”

托娅脸上飞起了红云，李强听了李长玺的话皱了一下眉头，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李长玺说的两全其美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女朋友——大学同学杜萍，看着托娅那因羞涩而更加美丽的脸，心像从悬崖上跌落下来飘在空中。李强沉思了片刻，忙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烟，说：“长玺哥，我这儿还有一包陆总给的‘外交’烟，你尝尝。”

李长玺高兴地拿着烟，说：“嗬，大中华呀！这可是人家方主席长年不倒牌子的烟。前些日子，方主席给了他外甥赵玉柱一包，那小子逢人就显摆，足足得瑟了小半年。”

“一盒烟能抽半年？”李强不解地问。

托娅笑了，说：“这我知道，上我家小卖部买包红山茶，出门就把烟往中华烟的盒里装呗！”

三人同时大笑，李长玺先走了。

托娅看着李强说：“走吧！”

李强先上车了。

托娅假装不高兴地说：“拉我一把，我上不去！”说着用眼睛瞪了李强一眼，之后又偷着笑了。李强拉她上来。上车后，她很得意地挨着李强坐下来。车开了，托娅又回头看那两只鸭子。

李强问托娅：“你看啥呢？没有鱼了，就是有也不抓了。”

托娅笑了，神秘地说：“我心丢那儿了。”

“什么心丢了，你说我呢？”李强有些心惊地说。

托娅咯咯地笑了起来，银铃般的笑声从车内飘向田野，刚才的不高兴全没了。

村委会有十一间房子，都是架子砖房，大部分都空着。货车一直开进村委会的大院里，停在窗前。李强、托娅和司机都下了车，看院的老头也出来了。



# 土地

李强问：“大爷，我想把种子和化肥卸下来，你看放在哪个屋子里？这个事乡里提前和村领导沟通了，孙书记和你说了吧？”

看院的老头看看李强说：“孙书记刚才告诉我了，说村里没有地方放，叫你拉回自己家去。”

托娅看见有好几间屋子都空着，回过头来和老头说：“大爷，这几间屋子都闲着呢，咋说没地方放啊？”

老头很无奈地说：“孙书记不让放，说这几间房还有用。要不你们就去找孙书记，我说了不算。人家书记不让，我不敢开门。”

李强拿出手机说：“我给孙书记打电话。大爷，他的手机号是多少，你告诉我。”

“我记不住，屋里有。”

托娅、李强随老头进了屋。

李强拿过电话薄拨号，说：“喂，孙书记吧，我是李强啊，对，我在村里呢！我把糖厂给基地户的种子和化肥拉来了，你看往哪儿放啊？”

孙贵躺在炕上接电话，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啊，那你拉家去吧！村委会的房子还有别的用处呢。”

李强有些着急地说：“乡里开会不都和你们说了嘛！别的村都落实完了，人家都是先放在村里。用不了多少天就放下去了，误不了村上事。”

听李强这么说，孙贵坐起来了，说：“我说李强啊，别的村是别的村，咱们村没有地方放啊！那几间房子还有别的用处呢。反正你也是往下放，拉你家去方便，也占不了多少地方，放到村里费那二遍事干啥！”

孙贵没等李强说话就挂了电话。

李强听孙贵挂了电话，慢慢地合上手机，很不高兴地看着托娅，托娅也看着李强。李强对司机说：“那就拉我家去吧，孙书记不让放在村委会。这叫什么事。别的村都给安排个好地方，还有人看着。”

老头试探性地问：“那你事先没找找书记？”

托娅很气愤地说：“你事先没打点他。”

李强有点不明白，说：“什么打点，你是说给他送礼呀？”

托娅冲着李强说：“你是不是念书都念傻了，这还不明白呀！”

李强有些惊讶，说：“天哪，这么点儿事就得送礼？不放村里！让放也

不放了，拉家去！”

李强的家正房四间，西侧有三间仓房，东侧有一排四间的牛棚。院子很宽敞。李强和司机在仓房前卸车，托娅也过来帮忙。

“不用你了托娅，一会儿我们俩就卸完了。你先把车里的东西拿回屋。”李强对托娅说。

托娅拍拍手上的土回到车里，往下拿李强的东西。一个手提包开着口，一不小心，包里的东西掉在了地上，笔记本中有一个女子的照片，托娅仔细看着，人长得很端庄、美丽、大方，很像自己，可是穿的衣服非常时尚。自己也没有这样的照片呀，更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像我呢？哼，我要是穿个露肩膀、露肚脐的衣服，还不得叫人笑话死！”托娅回头疑惑地看了一下正在卸车的李强。她很快就把照片放回包里，又拿下其他的东西，往屋子里送，和李强的母亲打招呼。托娅笑吟吟地说：“大娘，中午强哥不在家吃了，我爷爷今天要给我们两个过生日，大娘你也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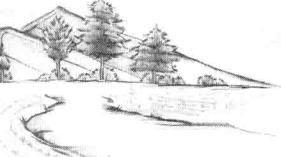
其其格笑了，一脸的慈祥，看着托娅高兴地说：“我就不去了，本来我也想做点好吃的，等强子回来也把你叫上一起过生日，那我明天给你们俩补上吧。”

车开到托娅爷爷家的门口停下来，托娅和李强下车。车开走了，李强挥手和司机告别。

在大门口，就听到悠扬的马头琴声，那优美的安代舞曲让李强和托娅激动起来，两个人快步进屋。

屋子里，人称“一把手”的双合尔爷爷早就把桌子放好了。点心、黄油、奶豆腐、炒米、白糖摆了一桌子，正中间放着一个大蛋糕，蛋糕上有两个红色的心形，心尖相对，周围插着蜡烛。双合尔正坐在炕上闭着眼睛拉琴。由于他右手没有手指，把筷子绑在右手臂上，又把琴弓夹在筷子和手臂中间。李强随着琴声唱了起来，托娅翩翩起舞，优美的舞蹈伴随着琴声和歌声，把包奶奶也吸引来了。看着李强和托娅又唱又跳，双合尔那饱经风霜、长满胡须而又刚毅的脸上透着无比的喜悦，看着两个孩子，琴拉得更来劲了。包奶奶双手打着拍节，随着音乐耸着双肩。

一曲拉毕，大伙儿都鼓掌。双合尔收起琴，把一瓶酒放在桌子上，说：



# 土地

“强子，我等你一上午了。自打你上了大学以后，就没有给你和托娅一起过过生日。今天赶得巧，正好听说你要来咱们村里落实糖厂种甜菜的事，昨天我叫你叔叔在集市上弄了一条羊腿，还杀了一只小公鸡，托娅从县城订了生日蛋糕。咱们一起喝点酒，庆贺你们一起来到这个世上。咋这么长的时间才回来？”

托娅给李强打水，李强一边洗脸一边说：“在包家村耽误了一会儿，要不早就到了。我们还在小河里抓了两条鱼呢。刚卸车只用了十分钟，完事就过来了。”

托娅不高兴地说：“你还说呢，差点没让留留罚了。幸亏长玺哥帮忙。这也就是你，要是别人就得挨罚了。”

双合尔来气了，说：“没带过笼头的驴子嘴巴硬，没有学问的喇嘛口气硬。这些个不说理的东西，早晚有人收拾他们，兔子尾巴长不了。”

李强也气不打一处来，说：“你说那村里房子闲着，孙书记就不让往村部放种子和化肥，真气人。”

双合尔看着李强说：“那就放在家里，不用村里的屋子。孙贵那是得好处得惯了，你没给他送点礼什么的，那他能让你放吗？好在这是和个人签合同种甜菜，要是和村里，那你就别想种了。”

“咱村领导怎么能这样呢，连这么个小事都要好处，那他还能管群众的事吗？”李强摇着头说。

托娅一边拿碗一边说：“你以为呢，我看你的难处还在后头呢！”

双合尔手一挥，说：“来，吃饭，先不管他那事，说起来都气死你。托娅把筷子拿来。”

李强给双合尔爷爷和包奶奶倒上酒，也给托娅和自己倒上酒，等着双合尔爷爷发话喝酒。

双合尔爷爷端起酒杯用手沾酒，向上点了一下，又向下点了一下，说：“强子、托娅一起把酒杯端起来，我和你奶奶祝你们生日快乐。都喝点，能喝多少喝多少，酒不在多，是个意思。”

李强和托娅一口喝了杯中的酒，包奶奶看着李强和托娅笑了，李强有点不明白地看着包奶奶。

包奶奶笑着说：“小时候你们两个要是到我们家来过生日，托娅非得让

李强叫她姐姐，李强就一口一个姐姐地叫着，等吃完了饭，就不认账了，还让托娅管他叫哥哥。托娅气得没有办法，接着李强要他把吃的东西吐出来。其实李强就比托娅大了两个钟头。长大了，李强就不叫姐姐了，托娅也不争了。想起来，就像是昨天的事似的。”

双合尔接起话：“小时候托娅尽欺负李强，上圪子去采山杏，回来就说走不动了，非叫李强背着回来，把李强累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可是越是欺负越是离不开，一天见不着都不行。来，再喝一杯，祝贺李强在糖厂上班，又来到家乡落实甜菜基地的事。这可是我想不到的事，我还以为你得留在大城市呢。我就为这个事高兴。这一杯咱们都干了。”

“强哥一上大学就把我给忘了，不是小时候那个跟屁虫了。”托娅有些伤感地说。

听托娅说这话，李强皱了一下眉头，一口喝了杯中酒。

托娅见李强有点不高兴，问：“怎么，还想着村里的事呢？”

李强一边给双合尔倒酒一边问：“爷爷，你原来当村支部书记，干得好好的，咋就不当了呢？”

双合尔一听李强问他这个事，叹了一口气，一口就把杯里的酒干了，李强又给他倒上。

双合尔脸色马上变严肃了，说：“要说这个，唉，那是我这辈子最窝囊的一件事了。我不当村书记是1988年，当时我五十九了，按说年龄是大点，可是身体没有问题，还能干个几年。当时是方志南在这当书记，他要搞个什么养鱼企业，看上了咱们村里的那个小泡子。当时小泡子是年年出鱼，鱼又大又鲜，那是远近闻名啊。看着能出钱，上面就动员全乡各村修水库……”

双合说着想起当年的情景——

全乡干部会上，方志南发言：“上级现在号召兴办企业，乡里打算在百泉沟的泡子周围造出一个六千亩地的大水库。双合尔书记，你回去之后，做好群众的工作，把地让出来，要让群众顾全大局，想到全乡的利益。”

双合尔起身来说：“这个工作我做不了。那是我们村里的保命地，都成了水库，我们上哪几种地去呀？”

方志南很严肃地说：“你要考虑全乡的利益，工作做不了也得做，没有地种可以上圪子嘛。”



# 土地

双合尔气愤地说：“那里还有新上的高低压线和机井，有我们新开出来的稻田，我们还指着那里的地活呢！圈地做水库，群众能同意吗？几千亩地一年打多少粮食啊，改水库一年能落多少钱？再说了，就是有收入，那能给群众分吗？”

方志南不满意了，说：“群众他不得听领导的吗？做不了工作，那是什么领导哇，实在整不了你说话。”

双合尔一听这是在挤对他呢，当即在会上宣布：“那好，我这个领导不称职，做不了这个工作，再说我的年龄也大了，不干还不行吗？我退休！今天我在这干部会上正式提出，我辞职！”

方志南一听，先是愣了一下，转过神来笑着说：“大家都知道，双合尔书记是多年的老干部，又是老荣军，解放战争中打过仗的，劳苦功高，今年快六十岁了吧，按理说应该享享福了。今天双合尔书记在会上提出退休，我看那应该让咱们全乡的干部来欢送。我们的会议不开了，改为欢送双合尔书记座谈会。大家晚上都别走，徐秘书通知食堂杀一口猪、两只羊，晚上欢送双合尔书记。双合尔书记到我办公室，我们一起谈一下，党委的成员都参加。”

双合尔叹了一口气，说：“就这样我不得不下来了。我把话说了，他也把事做了。第二天他马上就安排朗鑫当村长，把原来高低压线等设施全都撤下来卖了，动用全乡的劳动力，历时两年，把我们村的六千多亩地圈成水库。修完水库之后，又贷款买鱼苗，把这么大的一个泡子承包给了朗鑫，一年只要承包费五千元钱。朗鑫雇了几个人看水库，还让他们戴上大盖帽，叫什么水警。用人的开销，还有他坐的小汽车的油钱都让乡里报，一年到头算下来，乡里反倒欠朗鑫三万多元钱，你说气死人不。雨季水大，鱼跑到库外来，不让人们抓，朗鑫雇的一小帮打手，看见就打。咱们村好抓鱼的人，没有没挨过打、挨过罚的。水库里水没多少，长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蒲草和苇子，谁家的牛马进去了抓住就罚，少的三百元，多的没收牛马，吓得没有人敢放牲畜。”

李强气愤地说：“那群众就没有向上级反映吗？这也太猖狂了。”

双合尔接着说：“那时节，孙贵这人还很正派，看着不公了，要发动群众整事。方志南看形势不好，就让孙贵当了村长兼书记，让朗鑫撤出来专门管这个水库。这水库一年能出多少鱼那谁也不知道底细，一年怎么也得出个

几万斤鱼，还有那么大面积的蒲草和苇子呢。方志南在双青县造纸厂里有股份，这一项收入可就老多啦！谁想到孙贵当上村长之后，就变了味。他也得到了好处，水库边上的地全都由他来对外承包，钱都归他。朗鑫也没少给孙贵上供，这样孙贵就不吱声了，他们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谁也拿他们没办法。人家上下一条心，告都告不赢呀！强子，你回来待一段就知道了，憋气呀！我就是老了，要是在年轻的时候，我能让他们得逞？”

李强有点不服气地说：“现在不是实行竞选村长了吗，那还不把他们选下去呀！”

双合尔看着李强说：“强子你不知道哇，没有挑头的，人心就不齐呀！要我说你小子就应该挑个头，过年到届竞选村长，我支持你。”

李强摇着头说：“我当村长？我哪是那块料哇，不行，不行！”

托娅很有信心，说：“有什么不行的，你的能力比他们强百倍。你干，我也支持你。”

“你？”李强看着托娅。

双合尔笑了：“哈哈哈！强子，你可别小看托娅呀，在这些回乡的高中生里，托娅可是一呼百应啊！”

托娅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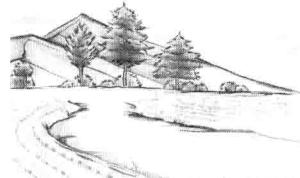
李强想了想，拿起酒瓶给双合尔和包奶奶倒酒，又给托娅倒上，看着托娅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哪！来，咱们一起敬爷爷和奶奶一杯吧，祝你们健康长寿，感谢二老对我们从小到大的关爱。”

大家一起干了这一杯酒。

托娅也拿起酒壶倒酒，端起酒杯说：“我也祝爷爷、奶奶健康长寿，祝强哥事业有成。我给你们唱一首《敖包相会》表达我的心情，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一边唱一边看李强的脸色，可是李强始终皱着眉头。

张勇的家，三间架子房，三小间仓库，院子很干净。李强在和张勇两口子说种甜菜的事。

张勇的个子不高，中等身材，方形的脸，显得有点老成。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不是我们不愿意种甜菜，是孙贵昨天晚上来我们家，说我们要是种甜菜，就把泡子边上承包的地给收回去，不让我们种了。按说种甜菜是个



# 土地

收入大的项目，可是我们也不能为了这事，把承包的地让抽回去呀！你还是看看别的户吧。”

张勇爱人在一旁看着他们俩，想要说什么，可是又不知道说什么。

李强愣住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家门口，却落实不了种甜菜的任务。

张勇爱人看李强不吱声了，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张勇说：“要不咱们就别包那水库里的地了，十年九涝，一年到头也不知道收不收，还得给人家村长好处。咱们种甜菜得了，别让强子为难了。”

听张勇爱人这么说，李强回过神来，说：“算了吧，我再去看看别的人家，你们别为难了。”

张勇替李强分析：“你是没给村长好处吧？那可不好办，村长不让种，多数人就不敢种，怕他拿地治你。唉，我要是不种他那点地能听他的？”

李强又到方志南的妻侄刘国民家，他的家窗子明亮，地下的大衣柜很漂亮，炕边摆着一张大方桌子。

李强看着刘国民说：“你看这不是明账吗，一亩地最少按四千斤计算，一斤五毛多钱，那就是两千元钱哪。”

刘国民有点不耐烦了，一不高兴脸拉得挺长，说：“得了，你就是一亩地到秋剩下五千元钱也不行，村长下话了，说我们要是种甜菜，就不让我们种泡子边上的地了，那谁还敢种啊！我们得要泡子边上的地，你到别人家去看看吧。”

走了一个上午，连一户也没有落实下去，李强气得回家了，耳边不断地回响着人们说的一句话，“村长下话了，谁要是种甜菜，就把泡子里的地收回去了。”自从在太平川乡落实甜菜种植以来，其他村都进行得很顺利，村里的领导也都很支持。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家门口连一户也没有落实，这让他既气愤又无奈。性格倔强的他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莫名的担忧，在自己的家乡落实不了甜菜种植任务，同事和乡亲们对自己会产生什么想法？完不成任务还怎么到别处去工作？乡亲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能发展生产？从上大学到下乡落实甜菜基地工作，他头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冥冥之中他感到这就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要到自己的家乡来工作，为什么遇这样的事和人，为什么要面对乡亲们，还有托娅？